



讲述人 方峰萍 庭院设计从业人员

方峰萍 无声世界有声路

1987年出生的方峰萍,小时候因药物过敏失去了听力,之后说话也渐渐变得不利索。因为戴了助听器,他能听懂记者简单的问题,实在听不明白,记者便掏出手机打字给他看。但这个安静的人,却用自己的方式走出了一条热闹的路。从电商到种花,从摆摊到庭院设计,他的世界没有声音,脚步却从未停下。

“我什么活都干过,
就是没想过放弃”

我早些年从事电商行业,一年有300万元营业额,后来由于经营不善,一切归零。我又和朋友一起种月季、种多肉,朋友中途不干了,我只能自己咬牙撑着。为了营利,我只好赶集摆摊卖绿植。

有位经常在我这儿买花的顾客,慢慢处成了朋友。他给我介绍了石柱镇的一个朋友,那朋友新房刚造好,想把花园交给我设计。这是我头一回接这么大的工程。我不会画平面图,设计全在脑子里。我就上网各种查资料,结合自己的想法,花了三个月时间,把花园给打造好了。朋友很满意。那一次,我觉得自己好像摸到了一点门道。

从那以后,我慢慢开始接这类花园设计的活儿。从小处着手,先用花箱练手,提升自己的审美。做庭院设

计,选植物很重要,我尽量挑好打理、耐活的。

我接过的最大一单,是2023年年底,附近一家企业的四百平方米花园需要设计打造。那是我第一次签施工合同,工期特别紧,只有一个月。那段时间还经常下雨,我每天加班加点地干,最后按时交出来了。看着自己一点点做出来的花园,心里别提多高兴。

如今,我在朋友圈里卖自己种的花,也有老顾客找我做庭院设计。一路走来,我真心感谢每一位愿意信任我、给我机会的人。

杨敏
宣讲现场

残联的人比我还上心,
我不太不好意思去麻烦他们

说实话,我这人不太喜欢麻烦别人。市残联的党员干部帮了我很多,很多时候是他们主动来找我,我都不太好意思。

今年春节后,金华有个义卖活动,我去参加了,带了50箱我自己种的小番茄。市残联的党员干部到了现场,直接当起我的销售员,帮我吆喝、收钱、装袋。一个上午,50箱小番茄全卖光了。那个小番茄是我去年才开始种的,本来想试试看,没想到买过的人都说好吃。

今年我还参加了助残联盟组织的活动,摆摊卖绿植。希望让更多人看到我种的绿植,看到我做的景观设计。

这些年,从电商到种花,从摆摊到做庭院设计,我没什么大本事,就是一件事没做成,就再试一件。听不见了,那就打字;弯不下腰,那就慢点干;电商做不了了,那就去种地。日子是人过出来的,不是等出来的。

记者旁白:采访方峰萍的那天上午,阳光很好。他在大棚里,一盆一盆地搬着花卉,动作很慢,腰弯不下去,就蹲下来,再慢慢站起来。他说自己不好意思麻烦别人,但事实上,他这一路走来,依靠过很多人。愿意赊账给他的厂家,带他去摆摊的朋友,把庭院设计交给他去做的客户,还有一直默默帮他张罗的市残联工作人员。而这些人愿意帮他,不是出于同情,是因为他值得。

他的世界是安静的,但他从来没有被安静困住。相反,他用一种更执拗、更用力的方式,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,种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。

口述/方峰萍 整理/融媒记者 陈凯璐



讲述人 杨敏 安全宣讲员

杨敏 10年宣讲防溺水

近日,四路小学的操场上,一场别开生面的防溺水课正在进行。一位皮肤黝黑,穿着市红十字会马甲的中年男子正拿着话筒,站在操场前方,冲着台下的孩子们问:当小伙伴在水里遇到危险的时候,你们要做的是做什么?孩子们齐声回答:大声呼救。他满意地点点头。他叫杨敏,是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队长。

然而,孩子们不知道的是,这个在台上自信从容的讲师,曾经一次次出现在溺水事故的打捞现场,面对过太多撕心裂肺的哭喊。正是那些经历,让他下定决心:与其在水里收场,不如从岸上预防。

那一年的夏天,我看到了太多崩溃

我叫杨敏,今年46岁。2015年加入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。

那一年夏天,我跟随救援队参与打捞溺水的人。每次赶到现场,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岸上那些家属的状态。父母亲属们在岸边哭,声音都嘶哑了,有的已经哭不出声,就那么呆呆地望着水面。有一次,一名母亲直直地往河里冲,喊着,我也不活了。我们几个人拼命拉住她,她就在我们怀里挣扎,眼睛死死盯着河面。

还有家属埋怨我们,用石头砸我们,哭着质问:你们为什么不再快一点?为什么不能再快一点?我

知道他们不是真的怪我们,是太痛了。那种无力感,我没法形容。说实话,虽然加入救援队之前也做过心理建设,告诉自己冷静。每到救援现场,看到这些画面,我的心还是揪着疼。

我经常在想,为什么要等悲剧发生了才去救援,再快也是亡羊补牢。能不能从源头就拦住它?能不能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,水边什么地方危险,遇到溺水到底该怎么办?

2016年,我决定去找学校。我想去给孩子们讲防溺水,讲最基础的、孩子们真正用得上的安全知识。

教施救不如教会孩子会呼救

为了更好地宣讲防溺水知识,2016年,我经市红十字会推荐,特地去杭州进行了培训,经过理论、实操、试讲、场景模拟等一系列考核后,成功考出了救护师资格证。刚开始那会儿,我们团队只有我和其他两位队员有这个资格证,可以去讲课。第一年,我们跑了六七十个学校。说实话,很累,经常一天跑两场宣讲活动,嗓子讲哑了,晚上回家都不想说话。但每次看到台下孩子们的眼神,我就觉得值。

这些年讲下来,我有一个最核心的观点:教学生如何施救,不如教学生如何呼救。如果孩子们不正确施救,只会让悲剧扩大。

这我有亲身感受。在参加红十

字会应急救援队前,我每天都游泳,自认为水性不错。但有一次,我真的尝试去模拟救人,头在水面上,手也能拼命动,可身体就是控制不住地往下沉。那种慌,跟平时游泳完全不一样。连我都这样,何况一个孩子?

学生遇到有人溺水,第一件事不是跳下去,而是大声呼救,喊大人,打110、120,然后找身边的竹竿、绳子、空塑料瓶,站在岸上,趴下来递过去。

现在,我们团队已经有十来名队员可以一起去学校宣讲了。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不需要每年都再去强调这些,不是因为没人讲了,而是因为再也没有孩子因为溺水离开了。

记者旁白:从2016年到现在,同样的动作、同样的话,杨敏可能重复了上千遍,但每一次跟孩子们交流的时候,他的眼神里没有一丝敷衍。

从水里回到岸上,杨敏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悲剧,但他用一场又一场的宣讲,努力让下一场悲剧不再发生。这份坚持不轰轰烈烈,却像他手中那根反复被举起的竹竿,朴实、笨拙,却足以在关键时刻,撑起一个孩子活下去的可能。

口述/杨敏 整理/融媒记者 陈凯璐